舊唐書/卷10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韋見素　崔圓　崔渙　杜鴻漸 ◄

舊唐書
卷一百〇九
列傳第五十九　馮盎　阿史那社爾　契苾何力　黑齒常之　李多祚　李嗣業　白孝德

► 李光弼　王思禮　鄧景山　辛雲京

馮盎

馮盎，高州良德人也。累代為本部大首領。盎少有武略，隋開皇中為宋康令。仁壽初，潮、成等五州獠叛，盎馳至京，請討之。文帝敕左僕射楊素與盎論賊形勢，素曰：「不意蠻夷中有此人，大可奇也。」即令盎發江、嶺兵擊之。賊平，授金紫光祿大夫，仍除漢陽太守。

武德三年，廣、新二州賊帥高法澄、冼寶徹等並受林士弘節度，殺害隋官吏，盎率兵擊破之。既而寶徹兄子智臣又聚兵於新州，自為渠帥，盎趨往擊之。兵交，盎卻兜鍪大呼曰：「爾等頗識我否？」賊多棄戈肉袒而拜，其徒遂潰，擒寶徹、智臣等，嶺外遂定。或有說盎曰：「自隋季崩離，海內騷動。今唐雖應運，而風教未洽，南越一隅，未有所定。公克平五嶺二十余州，豈與趙佗九郡相比？今請上南越王之號。」盎曰：「吾居南越，於茲五代，本州牧伯，唯我一門，子女玉帛，吾之有也。人生富貴，如我殆難，常恐弗克負荷，以墜先業。本州衣錦便足，余復何求？越王之號，非所聞也。」

四年，盎以南越之眾降，高祖以其地為羅、春、白、崖、儋、林等八州，仍授盎上柱國、高羅總管，封吳國公，尋改封越國公。拜其子智戴為春州刺史，智或東合州刺史，徙封盎耿國公。貞觀五年，盎來朝，太宗宴賜甚厚。俄而羅竇諸洞獠叛，詔令盎率部落二萬為諸軍先鋒。時有賊數萬屯據險要，不可攻逼。盎持弩語左右曰：「盡吾此箭，可知勝

負。」連發七矢，而中七人，賊退走，因縱兵乘之，斬首千余級。太宗令智戴還慰省之，自後賞賜不可勝數。盎奴婢萬余人，所居地方二千里，勤於簿領，詰擿奸狀，甚得其情。二十年卒。贈左騎衛大將軍、荊州都督。

阿史那社爾

阿史那社爾，突厥處羅可汗子也。年十一，以智勇稱於本蕃，拜為拓設，建牙於磧北，與欲谷設分統鐵勒、紇骨、同羅等諸部。在位十年，無所課斂。諸首領或鄙其不能富貴，社爾曰：「部落既豐，於我便足。」諸首領鹹畏而愛之。

武德九年，延陀、回紇等諸部皆叛，攻破欲谷設，社爾擊之，復為延陀所敗。貞觀二年，遂率其余眾保於西偏，依可汗浮圖。後遇頡利滅，而西蕃葉護又死，奚利邲咄陸可汗兄弟爭國，社爾揚言降之，引兵西上，因襲破古蕃，半有其國，得眾十余萬，自稱都布可汗。謂其諸部曰：「首為背叛破我國者，延陀之罪也。今我據有西方，大得兵馬，不平延陀而取安樂，是忘先可汗，為不孝也。若天令不捷，死亦無恨。」其酋長鹹諫曰：「今新得西方，須留鎮壓。若即棄去，遠擊延陀，只恐葉護子孫必來復國。」社爾不從，親率五萬余騎討延陀於磧北，連兵百余日。遇我行人劉善因立同娥設為咥利始可汗，社爾部兵又苦久役，多委之逃。延陀因縱擊敗之，復保高昌國。其舊兵在者才萬余人，又與西蕃結隙。

九年，率眾內屬，拜左騎衛大將軍。歲餘，令尚衡陽長公主，授駙馬都尉，典屯兵於苑內。十四年，授行軍總管，以平高昌。諸人鹹即受賞，社爾以未奉詔旨，秋毫無所取。及降別敕，然後受之。及所取，唯老弱故弊而已。軍還，太宗美其廉慎，以高昌所得寶刀並雜彩千段賜之，仍令檢校北門左屯營，封畢國公。十九年，從太宗征遼，至駐蹕陣，頻遭流矢，拔而又進。其所部兵士，人百其勇，盡獲殊勛。師旋，兼授鴻臚卿。二十一年，為昆丘道行軍大總管，征龜茲。明年，軍次西突厥，擊處密，大破之，余眾悉降。又下龜茲大撥換城，虜龜茲王白訶黎布失畢及大臣那利等百余人而還。屬太宗崩，請以身殉葬，高宗遣使喻以先旨，不許。遷右衛大將軍。永徽四年，加位鎮軍大將軍。六年卒，贈輔國大將軍、并州都督，陪葬昭陵。起冢以象蔥山，仍為立碑，謚曰元。子道真，位至左屯衛大將軍。

貞觀初，阿史那蘇尼失者，啟民可汗之母弟，社{人小}叔祖也。其父始畢可汗以為沙缽羅設，督部落五萬家，牙直靈州之西北，驍雄有恩惠，甚得種落之心。及頡利政亂，而

蘇尼失所部獨不攜離。突利之來奔也，頡利乃立蘇尼失為小可汗。及頡利為李靖所破，獨騎而投之，蘇尼失遂舉其眾歸國，因令子忠擒頡利以獻。太宗賞賜優厚。拜北寧州都督、右衛大將軍，封懷德郡王。貞觀八年卒。

忠以擒頡利功，拜左屯衛將軍，妻以宗女定襄縣主，賜名為忠，單稱史氏。貞觀九年，遷右衛大將軍。永徽初，封薛國公，累遷右驍衛大將軍。所歷皆以清謹見稱，時人比之金日磾。上元初卒，贈鎮軍大將軍，陪葬昭陵。

子暕，襲封薛國公，垂拱中，歷位司仆卿。

契苾何力

契苾何力，其先鐵勒別部之酋長也。父葛，隋大業中繼為莫賀咄特勒，以地逼吐谷渾，所居隘狹，又多瘴癘，遂入龜茲，居於熱海之上。特勤死，何力時年九歲。降號大俟利發。至貞觀六年，隨其母率眾千余家詣沙州，奉表內附，太宗置其部落於甘、涼二州。何力至京，授左領軍將軍。

七年，與涼州都督李大亮、將軍薛萬均同征吐谷渾。軍次赤水川，萬均率騎先行，為賊所攻，兄弟皆中槍墮馬，徒步而鬥，兵士死者十六七。何力聞之，將數百騎馳往，突圍而前，縱橫奮擊，賊兵披靡，萬均兄弟由是獲免。時吐谷渾主在突淪川，何力復欲襲之，萬均懲其前敗，固言不可。何力曰：「賊非有城郭，逐水草以為生，若不襲其不虞，便恐鳥驚魚散，一失機會，安可傾其巢穴耶！」乃自選驍兵千余騎，直入突淪川，襲破吐谷渾牙帳，斬首數千級，獲駝馬牛羊二十余萬頭，渾主脫身以免，俘其妻子而還。有詔勞於大鬥拔谷。萬均乃排毀何力，自稱己功。何力不勝憤怒，拔刀而起，欲殺萬均，諸將勸止之。太宗聞而責問其故，何力言萬均敗恧之事，太宗怒，將解其官回授，何力固讓曰：「以臣之故而解萬均，恐諸蕃聞之，以為陛下厚蕃輕漢，轉相誣告，馳競必多。又夷狄無知，或謂漢臣皆如此輩，固非安寧之術也。」太宗乃止。尋令北門宿衛，檢校屯營事，敕尚臨洮縣主。

十四年，為蔥山道副大總管，討平高昌。時何力母姑臧夫人、母弟賀蘭州都督沙門並在涼府。十六年，詔許何力觀省其母，兼撫巡部落。時薛延陀強盛，契苾部落皆願從之。何力至，聞而大驚曰：「主上於汝有厚恩，任我又重，何忍而圖叛逆！」諸首領皆曰：「可敦及都督已去，何故不行？」何力曰：「我弟沙門孝而能養，我以身許國，終不能

去也。」於是眾共執何力至延陀所，置於可汗牙前。何力箕踞而坐，拔佩刀東向大呼曰：「豈有大唐烈士，受辱蕃庭，天地日月，願知我心！」又割左耳以明誌不奪也。可汗怒，欲殺之，為其妻所抑而止。初，太宗聞何力之延陀，明非其本意。或曰：「人心各樂其土，何力今入延陀，猶魚之得水也。」太宗曰：「不然，此人心如鐵石，必不背我。」會有使自延陀至，具言其狀，太守泣謂群臣曰：「契苾何力竟如何？」遽遣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入延陀，許降公主，求何力。由是還，拜右驍衛大將軍。太宗既許公主於延陀，行有日矣，何力抗表固言不可。太宗曰：「吾聞天子無戲言，既已許之，安可廢？」何力曰：「然。臣本請延緩其事，不謂總停。臣聞六禮之內，婿合親迎，宜告延陀親來迎婦，縱不敢至京邑，即當使詣靈州。畏漢必不敢來，論親未可有成日。既憂悶，臣又攜離，不盈一年，自相猜忌。延陀誌性狠戾，若死，必兩子相爭，坐而制之，必然之理。」太宗從之。延陀恐有詐，竟不至靈州。自後常悒悒不得誌，一年而死，兩子果爭權，各立為主。

太宗征遼東，以何力為前軍總管，軍次白崖城，為賊所圍，被矛中腰，瘡重疾甚，太宗自為傅藥。及拔賊城，敕求傷之者高突勃，付何力自殺之。何力奏言：「犬馬猶為其主，況於人乎？彼為其主，況致命冒白刃而刺臣，是其義勇士也。本不相識，豈是冤仇？」遂舍之。二十二年，為昆丘道總管，擊龜茲，獲其王訶梨布失畢及諸首領等。太宗崩，何力欲殺身以殉，高宗諭而止之。

永徽二年，處月、處密叛，以何力為弓月道大總管，討平之，擒其渠帥處密時健俟斤、合支賀等以歸。顯慶二年，遷左驍衛大將軍，累封郕國公，兼檢校鴻臚卿。龍朔元年，又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。九月，次於鴨綠水，其地即高麗之險阻，莫離支男生以精兵數萬守之，眾莫能濟。何力始至，會層冰大合，趣即渡兵，鼓噪而進，賊遂大潰，追奔數十里，斬首三萬級，余眾盡降，男生僅以身免。會有詔班師，乃還。其年，九姓叛，以何力為鐵勒道安撫大使。乃簡精騎五百馳入九姓中，賊大驚，何力乃謂曰：「國家知汝被詿誤，遂有翻動，使我舍汝等過，皆可自新。罪在酋渠，得之則已。」諸姓大喜，共擒偽葉護及設、特勤等同惡二百余人以歸，何力數其罪而誅之。乾封元年，又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，兼安撫大使。高麗有眾十五萬，屯於遼水，又引靺鞨數萬據南蘇城。何力奮擊，皆大破之。斬首萬余級，乘勝而進，凡拔七城。乃回軍會英國公李勣於鴨綠水，共攻辱夷、大行二城，破之。勣頓軍於鴨綠柵，何力引蕃漢兵五十萬先臨平壤。勣仍繼至，共拔平壤城，執男建，虜其王還。授鎮軍大將軍，行左衛大將軍，徙封涼國公，仍檢校右羽林軍。儀鳳二年卒，贈輔國大將軍、并州都督，陪葬昭陵，謚曰烈。

有三子：明、光、貞。明，左鷹揚衛大將軍，兼賀蘭都督，襲爵涼國公。光，則天時右豹韜衛將軍，為酷吏所殺。貞，司膳少卿。

黑齒常之

黑齒常之，百濟西部人。長七尺余，驍勇有謀略。初在本蕃，仕為達率兼郡將，猶中國之刺史也。顯慶五年，蘇定方討平百濟，常之率所部隨例送降款。時定方縶左王及太子隆等，仍縱兵劫掠，丁壯者多被戮。常之恐懼，遂與左右十余人遁歸本部，鳩集亡逸，共保任存山，築柵以自固，旬日而歸附者三萬余人。定方遣兵攻之，常之領敢死之士拒戰，官軍敗績，遂復本國二百余城，定方不能討而還。龍朔三年，高宗遣使招諭之，常之盡率其眾降。累轉左領軍員外將軍。

儀鳳中，吐蕃犯邊，常之從李敬玄擊之。劉審禮之沒賊，敬玄欲抽軍，卻阻泥溝，而計無所出。常之夜率敢死之兵五百人進掩賊營，吐蕃首領跋地設棄軍宵遁，敬玄因此得還。高宗嘆其才略，擢授左武衛將軍，兼檢校左羽林軍，賜金五百兩、絹五百匹，仍充河源軍副使。時吐蕃贊婆及素和貴等賊徒三萬余屯於良非川。常之率精騎三千夜襲賊營，殺獲二千級，獲羊馬數萬，贊婆等單騎而遁。擢常之為大使，又賞物四百匹。常之以河源軍正當賊沖，欲加兵鎮守，恐有運轉之費，遂遠置烽戍七十余所，度開營田五千余頃，歲收百余萬石。開耀中，贊婆等屯於青海，常之率精兵一萬騎襲破之，燒其糧貯而還。常之在軍七年，吐蕃深畏憚之，不敢復為邊患。嗣聖元年，遷左武衛大將軍，仍檢校左羽林軍。垂拱二年，突厥犯邊，命常之率兵拒之。躡至兩井，忽逢賊三千余眾，常之見賊徒爭下馬著甲，遂領二百余騎，身當先鋒直沖，賊遂棄甲而散。俄頃，賊眾大至。及日將暮，常之令伐木，營中燃火如烽燧，時東南忽有大風起，賊疑有救兵相應，遂狼狽夜遁。以功進封燕國公。三年，突厥入寇朔州，常之又充大總管，以李多祚、王九言為副。追躡至黃花堆，大破之，追奔四十餘里，賊散走磧北。時有中郎將爨寶璧表請窮追余賊，制常之與寶璧會，遙為聲援。寶璧以為破賊在朝夕，貪功先行，竟不與常之謀議，遂全軍而沒。尋為周興等誣構，雲與右鷹揚將軍趙懷節等謀反繫獄，遂自縊而死。

常之嘗有所乘馬為兵士所損，副使牛師奬等請鞭之。常之曰：「豈可以損私馬而決官兵乎！」竟赦之。前後所得賞賜金帛等，皆分給將士；及死，時甚惜之。

李多祚

李多祚，代為靺鞨酋長。多祚驍勇善射，意氣感激。少以軍功歷位右羽林軍大將軍，前後掌禁兵，北門宿衛二十余年。

神龍初，張柬之將誅張易之兄弟，引多祚將籌其事，謂曰：「將軍在北門幾年？」曰：「三十年矣。」柬之曰：「將軍擊鐘鼎食，金章紫綬，貴寵當代，位極武臣，豈非大帝之恩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又曰：「將軍既感大帝殊澤，能有報乎？大帝之子見在東宮，逆豎張易之兄弟擅權，朝夕危逼。宗社之重，於將軍，誠能報恩，正屬今日。」多祚曰：「苟緣王室，惟相公所使，終不顧妻子性命。」因即引天地神祇為要誓，詞氣感動，義形於色。遂與柬之等定謀誅易之兄弟，以功進封遼陽郡王，食實封八百戶，仍拜其子承訓為衛尉少卿。其年，將有事於太廟，特令多祚與安國相王登輦夾侍。監察御史王覿上疏諫曰：「竊惟祔廟之禮，在於尊祖奉先；肅事之儀，豈厭惟親與德。伏見恩敕令安國相王與李多祚參乘，且多祚夷人，有功於國，適可加之寵爵，豈宜逼奉至尊，侍帝弟而連衡，與吾君而共輦？誠恐萬方之人，不允所望。昔文帝引趙談參乘，盎伏車前曰：『臣聞天子所共六尺輿者，皆天下豪英。今漢雖乏人，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余共載！』於是斥而下之。多祚雖無趙談之累，亦非卿相之重，不自循省，無聞固讓，豈國乏良輔，更無其人。史官所書，將示於後。何袁盎之強諫，獨微臣之不及。惟陛下詳擇焉。」上謂覿曰：「多祚雖是夷人，緣其有功，委以心腹，特令侍輦，卿勿復言也。」

節湣太子之殺武三思也，多祚與羽林大將軍李千里等率兵以從。太子令多祚先至玄武樓下，冀上問以殺三思之意，遂按兵不戰。時有宮闈令楊思勗於樓上侍帝，請拒其先鋒。多祚子婿羽林中郎將野呼利為先軍總管，思勗挺刃斬之，兵眾大沮。多祚俄為左右所殺，並殺其二子，籍沒其家。睿宗即位，下制曰：「以忠報國，典冊所稱；感義捐軀，名節斯在。故右羽林大將軍、上柱國、遼陽郡王李多祚，三韓貴種，百戰余雄。席寵禁營，乃心王室，仗茲誠信，翻陷誅夷。賴彼神明，重清奸慝，永言徽烈，深合褒崇。宜追歿後之榮，以復生前之命。可還舊官，仍宥其妻子。」

李嗣業

李嗣業，京兆高陵人也。身長七尺，壯勇絕倫。天寶初，隨募至安西，頻經戰鬥，於時諸軍初用陌刀，咸推嗣業為能。每為隊頭，所向必陷。節度使馬靈察知其勇健，每出師，令嗣業與焉。累遷至中郎將。

天寶七載，安西都知兵馬使高仙芝奉詔總軍，專征勃律，選嗣業與郎將田珍為左右陌刀

將。於時吐蕃聚十萬眾於娑勒城，據山因水，塹斷崖谷，編木為城。仙芝夜引軍渡信圖河，奄至城下。仙芝謂嗣業與田珍曰：「不午時須破此賊。」嗣業引步軍持長刀上，山頭拋檑蔽空而下，嗣業獨引一旗於絕險處先登，諸將因之齊上。賊不虞漢軍暴至，遂大潰，填溪谷，投水溺死，僅十八九。遂長驅至勃律城擒勃律王、吐蕃公主，斬藤橋，以兵三千人戍。於是拂林、大食諸胡七十二國皆歸國家，款塞朝獻，嗣業之功也。由此拜右威衛將軍。十載，又從平石國，及破九國胡並背叛突騎施，以跳蕩加特進，兼本官。初，仙芝紿石國王約為和好，乃將兵襲破之，殺其老弱，虜其丁壯，取金寶瑟瑟駝馬等，國人號哭，因掠石國王東，獻之於闕下。其子逃難奔走，告於諸胡國。群胡忿之，與大食連謀，將欲攻四鎮。仙芝懼，領兵二萬深入胡地，與大食戰，仙芝大敗。會夜，兩軍解，仙芝眾為大食所殺，存者不過數千。事窘，嗣業白仙芝曰：「將軍深入胡地，後絕救兵。今大食戰勝，諸胡知，必乘勝而並力事漢。若全軍沒，嗣業與將軍俱為賊所虜，則何人歸報主？不如馳守白石嶺，早圖奔逸之計。」仙芝曰：「爾，戰將也。吾欲收合余燼，明日復戰，期一勝耳。」嗣業曰：「愚者千慮，或有一得，勢危若此，不可膠柱。」固請行，乃從之。路隘，人馬魚貫而奔。會跋汗那兵眾先奔，人及駝馬塞路，不克過。嗣業持大棒前驅擊之，人馬應手俱斃。胡等遁，路開，仙芝獲免。仙芝表其功，加驃騎左金吾大將軍。

及祿山反，兩京陷，上在靈武，詔嗣業赴行在。嗣業自安西統眾萬里，威令肅然，所過郡縣，秋毫不犯。至鳳翔謁見，上曰：「今日得卿，勝數萬眾，事之濟否，實在卿也。」遂與郭子儀、仆固懷恩等常犄角為先鋒將。嗣業每持大棒沖擊，賊眾披靡，所向無敵。

祿山之亂，兩京未復，肅宗在鳳翔。至德二年九月，嗣業從廣平王收復京城，與賊大戰於香積寺北，西拒澧水，東臨大川，十里間軍容不斷。嗣業時為鎮西、北庭支度行營節度使，為前軍，朔方右行營節度使郭子儀為中軍，關內行營節度王思禮為後軍。戈鋌鼓鞞，震曜山野，距賊軍數里，列長陣而待之。賊將李歸仁初以銳師數來挑戰，我師攢矢而逐之，賊軍大至，逼我追騎，突入我營，我師囂亂。嗣業謂郭子儀曰：「今日之事，若不以身啖寇，決戰於陣，萬死而冀其一生。不然，則我軍無子遺矣。」嗣業乃脫衣徒搏，執長刀立於陣前大呼，當嗣業刀者，人馬俱碎，殺十數人，陣容方駐。前軍之士盡執長刀而出，如墻而進。嗣業先登奮命，所向摧靡。是時，賊先伏兵於營東，偵者知之，元帥廣平王分回紇銳卒，令擊其伏兵，賊將大敗。嗣業出賊營之背，與回紇合勢，表裏夾攻，自午及酉，斬首六萬級，填溝壑而死者十二三。賊帥張通儒、安守忠、李歸仁等收合殘卒，東走保陝郡。慶緒又命嚴莊率眾數萬，赴陝助通儒輩以拒官軍。廣平王、郭子儀、王思禮等大軍營於陝西。嗣業與子儀遇賊於新店，與之力戰，數合，我師初勝而

後敗，嗣業逐急應接。回紇從南山望見官軍敗，曳白旗而下，徑抵賊背，穿賊陣，賊陣西北角先陷。嗣業又率精騎前擊，表裏齊進，賊眾大敗，走河北。子儀遂收東都。嗣業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、衛尉卿，封虢國公，食實封二百戶。

乾元二年，諸將同圍相州。是時築堤引漳水灌城，經月余，城不拔。是時，軍無統帥，諸將自圖全，人無鬥志。賊每出戰，嗣業被堅沖突，履鋒冒刃，為流矢所中。數日，瘡欲愈，臥於帳中，忽聞金鼓之聲，因而大叫，瘡中血出數升注地而卒。上聞之震悼，嗟惜久之，詔曰：「臨難忘身，為臣之大節；念功加贈，經國之常典。故衛尉卿、兼懷州刺史、充北庭行營節度使、虢國公李嗣業，植操沈厚，秉心忠烈，懷幹時之勇略，有戡難之遠謀。久仕邊陲，備經任使。自兇渠構亂，中夏不寧，持感激之誠，總驍果之眾，親當矢石，頻立勛庸。壯節可嘉，將謀於百勝；忠誠未遂，空恨於九原。言念其功，良深憫悼。死於王事，禮有可加，宜贈裂土之封，用廣飾終之義。可贈武威郡王。其賻贈及緣葬事，所司倍於常式，仍令官給靈輿，遞還所在。以其子佐國襲其官爵，食實封二百戶。」

白孝德

白孝德，安西胡人也，驍悍有膽力。乾元中，事李光弼為偏裨。史思明攻河陽，使驍將劉龍仙率鐵騎五千臨城挑戰。龍仙捷勇自恃，舉右足加馬鬣上，嫚罵光弼。光弼登城望，顧諸將曰：「孰可取者？」仆固懷恩請行，光弼曰：「此非大將所為。」歷選其次，左右曰：「白孝德可。」光弼乃招孝德前，問曰：「可乎？」曰：「可。」光弼問：「所要幾何兵？」孝德曰：「可獨往耳。」光弼壯之。終問所欲，對曰：「願選五十騎於軍門為繼，兼請大軍鼓噪以增氣勢，他無所用。」光弼撫其背以遣之。孝德挾二矛，策馬截流而渡。半濟，懷恩賀曰：「克矣。」光弼曰：「未及，何知其克？」懷恩曰：「觀其攬轡便辟，可萬全者。」龍仙見其獨來，甚易之，足不降鬣。稍近，將動，孝德搖手示之，若使其不動，龍仙不之測，乃止。孝德呼曰：「侍中使余致辭，非他也。」龍仙去十步與之言，褻罵如初。孝德息馬伺便，因瞋目曰：「賊識我乎？」龍仙曰：「誰耶？」曰：「我，國之大將白孝德也。」龍仙曰：「是何豬狗！」孝德發聲寔啖，持矛躍馬而搏之。城上鼓噪，五十騎繼進。龍仙矢不暇發，環走堤上。孝德追及，斬首，攜之而歸，賊徒大駭。其後，累戰功至安西北庭行營節度、鄜坊邠寧節度使，歷檢校刑部尚書，封昌化郡王。以家難去職，服闋復舊官。

大歷十四年九月，轉太子少傅，尋卒，時年六十六，贈太子太保。

【贊】

史臣曰：歷代武臣，壯勇出眾者有諸，節行勵俗者鮮矣，矧蠻夷之人乎！如馮盎智勇守節，社尒廉慎知足，蘇尼失恩惠，史忠清謹。凡用兵破吐蕃、谷渾，勇也；心如鐵石，忠也；不解萬均官，恕也；阻延陀之親，智也；舍高突勃之死，識也。立大功，居顯位，夙夜匪懈者，何力有焉。常之以私馬恕官兵，與將士均賞賜，古之名將，無以加焉。多祚忘身許國，孝德壯勇立功，皆三軍之傑也，豈九夷之陋哉！嗣業力贊中興，終歿王事，未可倫而擬也。

贊曰：君子之居，九夷無陋。壯哉嗣業，孰出其右！

此五代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